



微笑

苏策

7

目 录

春节风雪(代序).....	1
重武器.....	9
小 霞.....	33
田小丽.....	52
微笑.....	76
我的旅伴.....	117
白鹤.....	134
夫妻店.....	151
达瓦姑娘.....	170
冲出葫芦口.....	180
高黎贡山之歌.....	197
再会.....	218

后记

春节风雪

抗日战争中，我们总想好好过一个春节，但是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得到。不是行军，就是作战……等想起它的时候，七个春节早已匆匆过去了。

第八个春节到来之前，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变了：腹心区的敌人据点，一个个地被拔掉，被逼走；边沿区敌人的活动也减少了些……于是我们游击队的战友们都高兴起来，从一百多里外背来粮食，从森林中打了只野猪，还下扣子捉了些野鸡和兔子，队长还命令我带着人上山练嗓子、排戏、踩高跷……打算好好过一过春节。谁知道，大年三十传来了消息，说日本鬼子专要在这个时候上山来骚扰……你说他讨厌不讨厌？傍晚，我不得不丢下我的歌咏队和高跷，跟着老韩顶着暴风雪去执行任务。

老韩注意到了我的情绪，一边走着一边说：“小曹，我看今年的春节就是有点不一样，报上写着，德国鬼子完蛋了，小日本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……”

我嘟着嘴：“可他今天还要上山来哪。”

老韩伸出大手把我拉到他的身边，大声地笑着说：“小曹，老百姓的规矩，过春节要说吉利话。你可不要发牢骚。我们到圪搭村去，催着他们快疏散，然后我们到山口去转转……”

你就到山神庙里烧上一堆火，我在山口上放哨，你就在庙里烤火；你放哨，我烤火。到天亮没有敌情，咱们就算完成任务啦。你看，今年的春节还是这么大的风雪，我们不是用不着在雪里滚了吗？这不是比过去的七个春节好过多了吗？你说……”

他的这番话，象把钥匙，把我的心打开了，我高兴起来，叫着：“对，我还要在火边铺个草铺，再在火上烤上两个山药蛋。咱们快走吧。”

立即，我觉得眼前的风小了，雪也小了，沉重的腿也变轻了。象是没走了几步，就到了那个小圪搭村。

我们很快就找到了老村长王大娘，因为她提着的那盏“气死风”的马灯，给我们报告了她的位置。

王大娘一见我们俩，额头上的皱纹全松开了，亲热地说：“老韩，小曹，你们来的太好了，我这一颗心就落了地啦。我们民兵已经掩护村里人疏散了，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

大娘咯咯咯的笑了起来：“那是你们八路军帮不上忙的。你们傻站着干啥？快到家里去喝水吧。”

我多么想到王大娘家的热炕上，吃个嘴，歇个腿，抱着她的小孙子唱个《太行山上》……这春节可就过得美了。

可是老韩不答应，他拉了我一把和大娘说：“我们到山口上放哨去，你们放心地转移吧。转移完了到山神庙给我们送个信就行啦。”

不知为什么，村子里的房屋都被日本强盗烧了个“口朝天”，唯独山口旁的这座山神庙还有屋顶。它座落在这条通

向县城的大道边，也在附近几个小村上山的必经之路旁。这个小庙是那样的小，山神爷的塑像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我就在他的神龛前烧起了火，把干草铺在火边，抱着枪倚在墙上，全身立即被暖气包围了。我高兴地想着：“老韩说的不错，今年这个春节……还可以哩……”接着沉重的眼皮压了下来，我睡着了。

仿佛是抗日战争胜利啦，我回到了家，还正好是过春节。哈，家家门上贴着新春联，窗上换了新窗花，姑娘们扎上了红头绳，孩子们穿上了花衣服，一齐把我围住嚷着：“小曹哥哥，快给我们讲个打日本的故事吧！”我笑了，“这么热闹的时候怎么讲呢？你们看，高跷队来啦，龙灯来啦，到处一片鞭炮声……”

我惊醒了，就是被鞭炮声惊醒的。不，不是鞭炮声，是枪声，这枪声是从哪儿来的？我急忙揉了揉眼睛站了起来，还没有跑到门前，门外却“忽”地走进一个人来，手上提着个马灯。

我急忙问：“老村长，这是哪里打枪？”

“我就是为这枪声来的。”她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，回身对门外说：“喂，快进来吧！”

马上，一个满身披着白雪的高大男人背着一床棉被走进来，他紧紧抓着棉被的四个角，里面包着一个很重的东西，散发着一股潮湿的热气。

我一见，就急忙伸手去接：“这里面是什么？同志，你交给我吧！”

“不，不能交给你。”王大娘挥了一下手，象赶掉飞到眼

前的烟气似的。

我愣了一下，急忙俯下身把草铺摊平：“好好好，我不动，你就放在这儿吧！”

王大娘又是不客气的咕噜了一句：“小曹，你躲开。”

我有点不高兴了，这王大娘怎么啦？平日见了八路军，总是笑眯乐和，今天……这是什么贵重东西呀？金子？银子？怕我摸它？怕我碰它？

王大娘对我招了一下手：“小曹，你快去和老韩说说，是这么档子事……”

我一听，吓了一跳，一肚子不高兴全飞走了，也忘记了风雪，一口气跑到了老韩的身边说：“唉呀，大老韩，那棉被里是个人呀……”

老韩爬在山口边的雪地上，对我作了个手势说“快卧倒吧！小曹。刚才枪声你没听见？日本鬼子上山来啦，看，那白雪上的黑点点……什么棉被啦？人啦？”

我还不想卧倒：“那，那是个人，王大娘领着，到了山神庙……叫你守好……你明白了吧？”

“越说越糊涂……”老韩瞪起了眼睛，“你急什么，慢慢说嘛！”

“你怎么还糊涂？”我叫着，“王大娘叫你和我在这儿把鬼子顶住！”

大老韩抓了下后脑勺：“哈，真新鲜，叫我们俩把敌人顶住，那还叫什么打游击？不成了阵地战吗？”

“不打阵地战怎么行？”我生气地说，“那女人上不了山啦！正在山神庙里生小孩，要等她生下娃娃，他们才能抬她

上山。你你你倒要打游击了。哼！……”

我们一口气打退了敌人两次进攻，我俩的衣服也叫敌人的子弹穿了好几个洞。我们没有停留在一个地方射击敌人，一则怕敌人发现了我们的固定位置，会集中火力对付；二则东边一枪，西边一枪，可以迷惑敌人，叫它闹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少兵力，而不敢轻举妄动。

于是我们两个，爬一阵，滚一阵，跑到山上，跳到沟里……什么疲劳，什么风雪，什么艰难困苦全都忘记了。在我们头脑里只有一个清晰的又肥又胖的长满茸毛的婴儿面孔，仿佛他会张着小嘴对我们笑，仿佛他会对我们挥舞小手，仿佛他会“伊伊呀呀”说些我们不懂而又特别亲切的话……我们，我们决不能叫他落到鬼子的手里去，我们决不能叫他才出生就担惊受怕……所以我们竭尽全力地和敌人周旋着。

突然，老韩栽倒了。我叫了起来：“你你你……”

老韩坐在地上喘着气：“怕是擦了一层皮。”

我知道这是什么样的“一层皮”，急忙从身上撕下一条布来紧紧地给他包扎。这时，我心里也就急切地打起鼓来：这孩子究竟生下来没有呀？怎么这样难呀？怎么这样慢呀？如今老韩负伤了，叫我……怎么办？

老韩象是知道我的心思似的，轻声和我说：“小曹，你别着急，把我拖到那块大石头后面就行啦，就别管我了。我不是早和你说过，鬼子不象过去啦，它要敢再上来，我们俩还能把他们打下去。你信不信？你好好看看吧！”

我叫了起来：“啊，我看见啦！我看见啦！”

一缕笑意掠过了老韩被冻红的面颊：“我知道你会看见的。”

“我我，我看见马灯啦！”我的心象是被炸开了，我的泪水涌出了眼眶，我叫着，“老韩，我们胜利啦！王大娘的马灯在那里划了一圈又一圈，这是她和我约定的，娃娃生出来啦！”

老韩的眼睛也湿润了，喃喃地说：“太好了！”

我叫着：“看，马灯告诉我们，他们抬着产妇和婴儿上山啦。”

老韩喃喃地说：“我们又多了一个革命战士！”

“我们完成任务啦。来，趁着敌人没有再进攻，我扶着你快走吧！老韩，把胳膊赶快搭在我的脖子上。”

奇怪，他并没有伸出胳膊来，还趴在雪地上歪着头思索。

我急了：“敌人又开始用机枪扫射了，你你你还不走，趴在那儿想什么？”

“我想，我们还没完成任务。”

“什么？什么？你说什么……”我大叫起来。

他沉静地挥了一下手：“他们是上山了，可是还没有走进森林呀！他们走的慢，万一我们撤了，敌人追上来……你说。”

我说什么呢？只有再和敌人干一仗。老韩不能跑了，我就迎着敌人的射击东跑西颠。这一次，我思想里不光是婴儿了，又叠印上负了伤的老韩的沉静的面孔：他的浓眉，他的大眼，他背着两个人背不动的粮食行军的形象，他和我顶着

暴风雪一脚深一脚浅走路的样子，都一齐涌到我的心上来……我不能叫敌人发现了他，我要把敌人拦住，我要把敌人引开，我要把敌人消灭掉，我要……但是我发现，他象是也在想方设法掩护我。

敌人大概是一个小队，被我们打倒了七、八个，冲了几次没冲上来，就掩护着把尸体、伤员拖了下去。

这就给了我一个好机会，我三窜两蹦地跑到老韩的身边。这一阵我完全忘记了风雪，显然风雪并没有忘记我们。老韩被冻坏了，脸色刹白，双眼紧闭，晕了过去。我扑上去用力地摇着他，连声喊着：“老韩！老韩！你怎么啦？快醒醒吧！我们把鬼子又打下去了，多好呀……”可是他依旧醒不来，热泪一下子涌上我的眼眶，我忍不住抽泣起来，“老韩，呜呜，你你你……”

突然一个微弱的声音掠过我的耳际：“小……曹……你怎么啦？”

“没，没怎么，老韩，你你你……唉，你看我们这个春节过的……”

“这个春节……不是比那几个春节都过得好吗？”老韩的眼睛又象灯一样地亮了，“消灭了敌人，保护了婴儿的诞生……”

提起婴儿，我叹了一口气：“啊，都是为了他。老韩，我想，等他长大了，革命胜利了，也许不会再有这么困难的春节了吧？”

“就是再有，”老韩沉思了一下说，“我们的党也会领着我们冲过暴风雪的。你说呢？”

风还在刮着，雪还在下着，但我们心上却暖洋洋的，象是天亮了，象是红太阳跃出山头，把山山水水映照得一片亮堂堂……

同志们！我们今年的春节过得多愉快呀！这正如过去的革命老战士所想象的一样，敬爱的华国锋同志率领我们战胜了暴风雪，给祖国带来了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。

1978年2月

重 武 器

一九四六年四、五月的太原并不算热，正是花儿盛开的时节，但是黄处长却感到热得难忍了。

黄志任处长搞特务工作是很有经验的，曾受过大老板的多次表彰，本来是个很普通的小角色，平步青云迅速被提拔成处长，还经常负起独当一面的重任……

可是，这次到太原参加军调小组的工作，却感到很不顺心。比如，今天他拿着一张还没有晾干的湿漉漉的照片，紧皱眉头定睛望着，望了好半天，照片早已经完全干了，硬了，他都不知道。

照片上是什么东西，这样吸引着处长注意？使他废寝忘食，右手拿着照片，左手抓着自己的头发，眼睛瞪得有核桃大……那照片上是才发现的地下共党的头目？还是正在悬赏缉拿的江洋大盗？……都不是，照片上只不过是一把小提琴，一把很普通的小提琴：长长的脖颈，宽宽的肚子，耳朵似的旋纽，长须样的琴弦……它呆痴的占据着整个照片。对，把子上有一只手提着它，但那是谁的手呢？不知道，照片上没有照出人来。

黄处长喜欢乐器吗？不。当然他喜欢跳舞，什么“伦巴”、“狐步”都爱，喜欢看美国电影，喜欢爵士音乐……对于乐器本身却是丝毫没兴趣的。并且还有一种很古老的想法，认为玩乐器的人都是所谓的吹鼓手，是属于“下九流”，他这个高贵的人，怎能接触这种东西？可是，今天他看着这张照片上的小提琴却有点如痴如醉了，双眼放射着激情的光芒，象是完全浸沉在热爱之中了。连勤务兵来送烟和茶，他都不知道。许多要请示工作的人，见到他这种神态，都趴在门缝和窗子上观望，不敢贸然进屋来，打断他对照片上小提琴的深沉的依恋。
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是抗日战争胜利了，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压力下，蒋介石不得不作个姿态，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。一九四六年一月还签订了个《停战协定》，为执行停战搞了个“军事调处执行部”，由国、共两党代表参加，美国也派人来参加调解两党的军事纠纷。总部设在北平，华北各地都设立了军调小组。黄志任被派到太原军调小组来当蒋军代表，实际上，他是受命监视共军代表的，特别是陈赓这个共产党将军，是他注意的中心。至于双方谈了些什么？争执些什么？他都不用管。

这个久闻大名的陈赓，个子不高，身体强壮，脸圆的就象个红苹果。虽然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薄薄的镜片挡不住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……这一切，黄处长在出发前就从照片上仔细研究过了，但见面之后，使他吃惊的是陈赓的将军气派，高傲的神态，锐利的目光，灵活的思想，和他那不安静的性格……使他的心情也不安静起来。他听人说过，陈赓有过

人的机智，打仗很圆滑，从不吃亏；他做地下工作，来无影，去无踪，没有人能抓住他；有一次在战斗中负伤，在上海治病时被敌人抓住了，从蒋介石到小兵都兴高采烈，喜气洋洋，但他却能在数百人的警戒之中，悄然溜走，没有留下一点痕迹……

从重庆出发前，上司就谆谆告诫说：“要特别注意他！”到了太原之后，黄处长就把这句话当成了座右铭，叫来自己手下的大小特务，把阎锡山的大小喽罗也集合来作统一部署：“陈赓在会上的事你们别管，要全力监视他在会外的活动。听说他爱玩耍，你们就给我把戏园子和电影院派上人，把妓院和暗门子站上岗；听说他爱吃，凡是大小饭馆、中餐西餐都给我派人招呼好；共产党将军来到太原哪有不和地下组织接头的？你们要监视好那些嫌疑分子，注意工人，看好学生……对，要多派便衣跟踪陈赓。”

于是，就从电话，从报话机，从四面八方传来种种报告：“陈赓和他的随从没有进饭馆。”“他们没有进戏园子。”“窑姐勾搭他们，他们连看都没看一眼。”

那他们每天谈判完了干什么呢？黄处长迈着细长的腿在屋里焦急地踱着，纸烟吸了一根又一根。“这怎么向重庆报告呢？说陈赓除了谈判，别的任何行动都没有？陈赓这个不会安静、不知疲倦的人，怎么会没有行动？……那，那要你这个情报处长干什么用？哇！全是些草包、饭桶！还不如老子亲自出马去监视他！……”

这一天，突然有了好消息：陈赓带着人上街了。他，他好象要干什么，睁着两只又圆又亮的眼睛，在街上东张西望，眼镜上的玻璃迎着阳光一亮一亮的……黄处长高兴极了，用大噪

门对话筒喊着：“好，叫伙计们紧紧盯死他，准备好照相机，给我……干得好有赏！不过，千万不能露马脚。陈赓可不是老粗出身，他眼明手快，在沁县勘查军事分界线的时候，他当着美国代表的面，亲手抓了个我们越界的兵，弄得我们代表脸上很不好看。所以，你们要盯紧，死盯，谁要是办事不力，嘿……”

很快，报告又来了：“陈赓在柳巷进了一家店铺……”

“什么店铺？”黄处长叫着，“他进去干什么？那铺子是谁开的？卖什么的？是不是地下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？他是不是去接头的？是不是……”

他还没叫完，报话机里就回答了：“陈赓带着人出了店铺啦！”

这阵，黄处长才有了咽口唾沫湿润一下喉咙的时间，接着对话筒又喊了起来：“他出了店铺去哪里了？是还在街上转？还是回家啦？你们给我盯死，死盯，要是玩忽职守……小心你们脑袋……”

“啊，处长，他又进了一个店铺。”

“什么字号？他去干什么？”

“嗯，他看了看又出来了。”

“他妈的！”黄志任骂了起来，“你们这些糊涂蛋！大烟鬼！不要老是看着他进店铺，出店铺，要跟进去看，凑到跟前看，要注意陈赓的每个小动作，共产党办事麻利得很，一瞪眼，一扬眉，一推眼镜架，一打喷嚏……就把事情办啦。你们要特别注意，他和店铺里的伙计把货物传来递去的时候，你们就……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听明白了。”对方恭谨的答应着，“啊，处长，他又进了个铺子。”

黄志任冷冷的说：“是不是看了看又出来了？”

“不不。”对方兴奋地说，“他没有出来，他向伙计要货看……”

“要什么货看？你到说清楚呀！”黄志任满脸的愁容全飞去了，窄成一条的脸一下子变宽了，高兴的说，“现在，你们要特别注意，要目不转睛的盯着，注意他拿什么货物看，用你们的高速照像机，给我‘咔嚓’一下……”

现在拍摄的照片放大了，拿来了，就是陈赓手上提着一只小提琴，不，没有照到陈赓，只照到了他的一只圆而有力的手。

看见这张照片，黄处长开始是哈哈一笑：“原来如此呀！这是消闲解闷的东西，没什么了不起。”继而一想，不对，他这个张飞式的武将，怎么会买这种东西呢？这太不协调了，这一定是个骗局，这里面一定有鬼……但是，搜查了那个乐器铺，却一无所获。铺子是阎锡山远房外甥的小舅子的表兄弟开的，那里边的店员都是阎军高级军官的拐弯抹角的亲戚，没有一个值得怀疑的人。至于那把提琴，是个美国货。这货物本身当然没有政治问题。”

“可是这怎么向重庆报告呢？”黄处长苦思苦想了很久，依然被这样一个问题苦恼着。

“陈赓如果买枪买炮买炸弹，当然合乎他的身份，可是买这劳什子，究竟要干什么呢？重庆问我，我该怎么说？陈赓是一员虎将，虎将买这个玩意，决不会是毫无意义的。可是

意义在哪里？”

最后，黄处长决定找军调组美国代表请示一下。临出发前，上边指示：虽然美国人表面上是中立的，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伙，我们的上司，我们要和他们密切合作，遇事要多向他们请示。

美国大鼻子一看见照片就笑了：“啊哈，我还真看不出这位将军喜爱这个？”

黄处长点头哈腰地说：“这也正是在下百感而不解的。”

美国人蓝眼珠一转，“这样吧，趁我们和他们谈判的时候，你找机会当面问问他，看他怎么回答。”

方针一定，这个机会很快就找到了。第二天，在那冗长的无结果的谈判暂告一段落时，陈赓才从桌前站起来，黄处长心情紧张地凑上去，不断搓着双手柔声地说：“陈将军，这些天在太原玩的惬意吗？现在正是柳绿花红的太好时光呀。嘻嘻。”

陈赓目光一闪，警惕地望着他，迟疑了一下说：“天气虽好，可城市肮脏、破烂，到处是讨吃要饭的人，我不知道哪里有好玩的地方。黄处长，你们的嗅觉是很灵的，你一定知道许多寻欢作乐的场所吧？”

“哪里哪里，”黄处长尴尬地笑了一下，急忙讲，“听说，将军你，不是常在大街小巷走动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想好好看看……”

“看什么？”

陈赓哈哈大笑起来，好象窗玻璃都要震得“哗哗”作响。
“看看将来我们解放这里之后，怎么改造这个城市。”